

用碗盛些清水,摘几个花骨朵养在水中。用不了一两天,碗中的花蕾徐徐绽放,满屋都是梔子花的清香。盛开的梔子花用线挂在蚊帐里,花香驱散了夏夜的闷热,甚至把梦乡也浸染得格外香甜。

梔子花开

菜园的竹篱外,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探着头,笑盈盈地朝里望。奶奶以为是三姐志英的同学,便迎上去,说,志英上学去了。她俩欲言又止,欲走还留,只是目光紧紧地盯着奶奶身后的梔子树。奶奶看出她俩的心思,转身从梔子树上摘下几朵花,隔着竹篱递过去。两个小姑娘接过梔子花,开心得合不拢嘴。

五月的清晨,门前的菜园里还残留着夜气的清凉。茄子苗支撑着宽大的叶子,沉稳而大气。辣椒苗的权枝上,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活泼而热烈。黄瓜架上,藤蔓里垂下几条长满小刺的瓜纽,有点先声夺人的自得。而菜园中最显眼的却是一棵一人高的梔子树。这棵梔子树的根部足足有手腕那么粗,叶子油绿蜡亮。枝条顶部缀着花苞,有些还是指肚状的花骨朵,有的已开出奶油色的花,整个树冠蓬松成一个硕大的球。

20世纪70年的乡村,物质较为贫瘠。梔子树在物质之外的世界里为我们营造一片丰饶快乐的洞天。用碗盛些清水,摘几个花骨朵养在水中。用不了一两天,碗中的花蕾徐徐绽放,满屋都是梔子花的清香。盛开的梔子花用线挂在蚊帐里,花香驱散了夏夜的闷热,甚至把梦乡也浸染得格外香甜。可以说,梔子花的香味是我童年夏天记忆的标志之一。

有一年夏天异常的热。一天夜里,自家的黑母猪燥热难耐,从猪圈里翻腾出来,将放置在梔子树旁的酱油缸拱翻。缸里的盐卤水撒泼一地,渗入土里。家人发现后,赶忙拎水往树根处不住地浇。最终,梔子树总算救活了,但叶子焉了不少,有些枝条已枯死。抢救梔子树的忙碌中,母亲却显出反常的冷漠。她说,梔子花是白花,不长它也罢了。几个月前的春天,父亲病故,举家悲恸。面对白色花朵,母亲常触目伤怀。

后来,村子里搞起了“样板框”,土墙茅草的屋子被纷纷拆除,替代它们的是一栋栋砖墙瓦盖排列整齐的新房。梔子树留在旧宅基地的高墩子上,没有随同我们一起搬迁,平整高墩子前被一户邵姓人家移走了。第二年初夏,我在邵姓人家的院子里看到了那棵梔子树。树冠已作了大幅度修剪,枝叶远不及之前那般繁茂,通透的枝叶间开着几朵乳白色的梔子花。不过,整棵树看上去并不萎靡,有种元气渐复的精气神。



登瀛

水乡风情 郭玉霞 摄
刊头书法 臧科书

村庄记(外一首)

村庄到底有多美
我站在比修辞还炫美的桃花中间
画出一道七色彩虹
比蝴蝶还梦幻
湖水有小小的涟漪,似农家心事

短笛,歌声,青草长出耳朵

从林间飘来的炊烟
接受来自一片苦楝树叶子翠绿
的照耀

醒来的小虫也伸了伸腰
来吧,请把内心的竖琴演奏

冬去春来,我以足够的耐心

画出了落日
一条弯弯曲曲的车辙
从田间小径上驶向远方
简约晓畅的村庄那是我的家
最后
我会闪出一点灯火
以及归途梦境依稀中的温暖

星空

星空如此高远
我又怎能说清星星的愁
我只能依偎着瘦瘦的月光来取暖
用最薄的灯影写诗

漂泊在异乡

仰望星空
或许也只有月光才能慰藉我的
思乡情
我在古老的夜风中
望痛了眼睛
荷塘里的蓓蕾,成为静默的火苗

花儿与少年

受的。王主任年近六旬,身材魁梧,头发微卷,脸上永远一副跟你有亲的笑容。如果给他穿上一身黑色笔挺的燕尾服,不就是男高音之王帕瓦罗蒂、多明戈之类的存在?有了这样童心未泯的人引领,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行走如风的施根祥,南京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同事病人眼中的妙手,扎根这里几十年,撑起一片天。施根祥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管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他一直在线,早上六点多就出现在病房,晚上七八点钟也不见他下班,常常在办公室沉思。让人搞不懂的是,难道好医生就不该下班?无巧不巧,和王宗荣一样,好脾气也是施根祥的标配。

中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林巧稚说,医生的第一职责是予病

人以精神抚慰。诚哉是言!遭遇病痛困扰的人,精神是极度脆弱的。病人犹如溺水者,医生就是那个向病人递过来的稻草,他们用体贴把病人从恐慌的泥淖中捞出来,病就好了一半,让患者如沐春风。

从生理年龄上说,王宗荣、施根祥与追风少年已扯不到一起,但他们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经历了人生的大江大河,依然能以束发垂髻之姿面对患者,用一颗柔软的初心去按摩患者,难道他们不少年吗?

至于“花儿”,护士站里多得很,有不肯说自己名字的龚彩霞,感冒了还一个人值夜班的王丹芹,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拎着盐水瓶在病房里进进出出的“花儿”。花儿一样的名字,花儿一样的笑容,花儿一样的年纪。

花儿与少年,都是人生好风景。

外婆的庭院

园里的彩色星星。早晨的阳光明亮清爽,颗颗露珠晶莹剔透,如宝石般点缀着朵朵牵牛花。偶尔一阵微风起,粉红、洁白、淡紫,一朵朵娇俏的小喇叭在绿浪里轻舞。凤仙花娇俏可爱,亭亭玉立。淡绿的茎叶上,绽开了一张张大红、紫色、粉紫的笑脸。

花丛的南边,是一排又一排黄花架子,架子下面长了一株株番茄。一天天地,我看着黄瓜苗一点一点地攀爬上芦苇架子,一寸一寸地张开了叶子。一天天地,我惊叹着淡绿微黄的花儿开了又谢,一根根细溜溜的黄瓜慢慢粗壮……最后化为夏日里一碟美味的蒜泥黄瓜。番茄在黄瓜架下

悄悄地长大,青色的小圆球渐渐长成红红的小灯笼。摘下洗干净,咬一口:汁水饱满,番茄浓郁的香气在味蕾里蔓延。

黄昏里,炊烟袅袅,散入薄暮的天际。姐姐和我将小小的四方木桌抬到屋外,再将一大瓷盆青菜花生米粥、一大碟蒜泥黄瓜端放到桌上。晚风里,暑气渐渐消散,外婆外公从田地里归来。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喝着清香的粥,吃着清脆的黄瓜,聊聊天家长里短。

外婆家的庭院,树木葱葱,花草清香,编织成一段温馨美好的夏日好时光。

诗 路花雨

徐州/马亭华

我的村庄隔着一条河
对岸散着几户农家,小窗盛满了
绿雨
我用这一生积蓄的热泪
来热爱我的家乡
为怀乡的船只添上数行注解

生 活随笔

市区/单绍武

肛肠科是个有趣的小世界,狭长的病房,这头到那头,盈盈不足百米,一字排开的病房里,都是被下半身所苦的众生。

一天在病房里吊水时,看着年轻的护士成露,娇嫩如花儿般的女孩,我脱口说出了“花儿”这个词。肛肠科护士站有很多“花儿”,环肥燕瘦,花团锦簇,正是人生好时光。小成闻言,很应景地续上一句“花儿与少年”。也许她口中的“花儿与少年”,只是一个流行词,没有多少特殊的含义,随便一说而已。

星期天的早上,一个换完药的老者,身动屁股不动,脚步以寸为单位慢慢地腾挪,刚巧被经过的肛肠科主任王宗荣看到,老王即兴模仿了他几个动作,惟妙惟肖,瞬间把紧张的气氛消除。肛肠科的病人视换药为畏途,那种疼痛是很难

农 家风情

市区/钱吉兰

外婆家的庭院,小青砖铺地,花草树木是围墙。

外婆家的庭院西南角,长了好多棵泡桐树。泡桐树身姿笔直,高高壮壮地直插天际;泡桐叶子宽大,密密地遮住了酷热的阳光。抬头仰望,似乎踩着它的树梢儿,伸手就可以触着天了。夏日里,往泡桐树下随意一站,便可以感受到一片清凉。

庭院正前方是一片开放的小小花圃:一片凤仙花,一排月季花,一篱牵牛花。牵牛花正对着稻草编织成的帘门,月季花紧挨在牵牛花东边,凤仙花排在月季花的前面。

牵牛花绽放了,是散落在人间花